

罗竹香 编

民间文学论文集

黔东南苗族侗族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宋 雄

封面设计 杨希龄

技术设计 夏顺利

黔东南苗族侗族

民间文学论文集

罗竹香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湖南省芷江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13.25印张 280千字 插页2

印数1—25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15·747 定价：2.30元

前　　言

民族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当代文学一样，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人类精神上的珍宝。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民族气质、情操、道德和风尚等，常集中地体现在我国各族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里。民间文学成了各个时代各民族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各族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它为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养料，有着许许多多可资借鉴的东西，值得我们从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美学等方面，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

黔东南是我国苗族、侗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民间文学蕴藏丰富的一块宝地，素有“歌海”、“诗海”的美称。因而，研究这个地区苗族、侗族民间文学有着全国意义。例如：举世闻名的《苗族古歌》就出自黔东南，对它的研究就必然具有全国性；黔东南地区的侗族人口占该族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对这个地区侗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就更易于理解。因此，编选这个论文集，十分重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和其它事业一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过去基本上处于空白的民族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和评介工作，在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出

版等工作都大踏步前进的同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势头。仅据《黔东南社会科学》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该刊物发表的研究、评介黔东南民族民间文学的理论文章，就有二十多篇，十多万字。其数量之多和研究、评介的范围之广，都是过去所没有的。与此同时，省级有关刊物，如《贵州民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南风》等，也不断地发表研究或评介黔东南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章，而且多数文章的质量都是比较高的。这就为我们编辑这本论文集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本集子是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名义编辑的。其目的主要是：一、总结以往的有关研究成果；二、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有识之士投身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来；三、培养本州的民族民间文学理论队伍，以便把黔东南州的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评介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四、今年的七月二十三日，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将这个集子作为一份礼品，献给黔东南州庆！

本集子之所以取名为《黔东南苗族侗族民间文学论文集》，主要是基于这样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本集子收入的文章，仅限于黔东南州的两个主体民族，即苗族和侗族，其它民族的民间文学论文，不在此限；二、本集子收入的文章，不论是本州作者写的还是州外作者写的，都必须以黔东南的苗族或侗族的民间文学（包括编印的资料或已出版的书）为基础来进行研究或评介（不是说全部，至少是大部分）。否则，也不在此限。限于篇幅，凡近年来有关集子已经收过的研究、评介黔东南苗族或侗族民间文学的文章，

非必要者本集就不再编入了。

已经驰名遐迩的侗寨鼓楼，是侗族建筑的瑰宝。鉴于它在传播侗族民间文学之中的特殊功能，所以本集子搜集了六篇研究和介绍侗族鼓楼的文章，以供有志研究侗族民间文学及“鼓楼文化”的奥秘的学者、专家和读者参考。

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大有可为。它在丰富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上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之在中国文学史上将占有一定位置。我们一定要逐步改变“搜集多、研究少”的现象，使民间文学研究更上一层楼。

在编选、出版这个集子的过程中，得到《黔东南社会科学》编辑室、贵州人民出版社及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鸣谢。

这本论文集，缺点错误定然不少，望广大读者及专家们不吝指教。

罗竹香

一九八六年五月于凯里

• 目 录 •

- 从人群象看《苗族古歌》的美学价值………刘之侠 (1)
试论《苗族古歌》的美学价值………陈立浩 (8)
苗族古歌的美学思想初探………(苗族) 王素琴 (35)
论苗族嘎百福歌广泛流传的原因………李子和 (44)
苗岭山上的一束鲜花………林忠亮 (56)
试论黔东南苗族爱情叙事长诗………(苗族) 潘定智 (63)
谈《仰阿莎》中的比喻特点………(苗族) 龙建刚 (76)
苗族婚姻史诗《开亲歌》浅谈………(苗族) 杨世章 (80)
论台江苗族的神话传说………侯绍庄 (88)
苗族民间传说故事艺术特色浅析………(苗族) 吴才金 (99)
从民间文学看苗族对汉人民的友好情感
………(苗族) 龙海清(108)
苗族《造纸歌》有关资料初探………民苑(115)
苗族文学研究的可喜收获………李德明 熊冬华(122)
历史的足迹 科学的印记………(侗族) 邓敏文(131)
丰富多彩的侗族民间文学………杨思民(138)
论民间传说的人民性………朱吉成(146)
《嘎莎岁》是侗族英雄史诗………(侗族) 王胜先(154)
侗族民间文学与侗族道德观………赵崇南(161)
论侗族史诗中体现的民族团结观………朱吉成(173)
从侗族民间文学看侗族人民的审美观
………(苗族) 朱慧珍(188)

侗族民歌的分类和侗族大歌的籍贯

- (侗族) 张 勇(203)
试论侗族民歌的形式美 (侗族) 潘年英(210)
试论侗族民歌的艺术特色 (苗族) 朱慧珍(220)
浅论侗族民歌中的“长句歌” (侗族) 潘年英(239)
试论侗族大歌支声复调的形式与发展 王承祖(245)
读《侗族祖先哪里来》 (侗族) 龙连荣(258)
侗族闪烁着熠熠光彩的艺术明珠 余 之(265)
琵琶声声动情怀 胡 锐(272)
侗族南部方言区琵琶歌的文学性初探 朱吉成(279)
试论侗族古歌中民族平等团结关系的朴素观念
..... 马贤伦 廖 男(295)
浅谈侗族礼俗歌 杨国仁(309)
浅谈侗族情歌的思想性 倭棣华(321)
论侗族史诗中雷神的形象 朱吉成(329)
略论侗族歌词及其文学价值 (侗族) 张美圣(338)
刍议侗族歌词的科学价值 (侗族) 吴 浩(352)
早期侗戏的断代及其特点初探 (侗族) 杨 川(362)
鼓楼史话 (侗族) 石若屏(368)
侗寨与鼓楼 杨国仁(374)
试探侗族鼓楼 (侗族) 张 民(384)
侗族人民的空间语言 (侗族) 潘年英(391)
谈侗族鼓楼及其社会意义 (侗族) 石庭章(398)
优秀的传统建筑艺术
——从江鼓楼群 (侗族) 吴全新 (侗族) 陈春园(409)

从巨人群象看《苗族古歌》

的美学价值

由田兵编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苗族古歌》，对流传在黔东南各地的苗族古歌进行了取舍和集中，使其更准确、忠实地反映了古歌的历史面貌，成为研究苗族历史和文化发展不可多得的资料。《苗族古歌》长达八千余行，它以恢弘的篇帙，广博的内容，奇特的想象和雄浑的气势，表现了远古时期苗族先民对天地形成、万物产生和人类起源的认识，以及先民们对大自然作斗争的动人情景，显示了苗族先民战胜自然、驾驭自然的信心和魄力。

《苗族古歌》分为四个部分，即：“开天辟地歌”、“枫木歌”、“洪水滔天歌”和“跋山涉水歌”。这四部分，大体上可以这样概括它们的内容：天地形成——人类起源——再造人类——人类繁衍、发展。

从内容和结构上看，《苗族古歌》与兄弟民族众多的创世史诗，如彝族《梅葛》、纳西族《创世纪》、拉祜族《牡帕密帕》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它们都以绚丽多彩的想象，叙述创世纪的艰难历程：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洪水滔天……这种现象来源于人类童年思维活动的共通性，表现了

人类童年共同的审美意识。而当人们试图用文艺形式表达这种审美意识的时候，这些原始文艺——神话、史诗有着大体相似的内容，也就不奇怪了。自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原始民族不断分化、融合及文化交流，也是创世史诗等作品出现相似内容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由于原始人类所处的“周围可感知的环境”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全然相异，各民族发展的历程及所经历的斗争也不可能一致。各民族在自己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气质，产生了特殊的审美观念。这些，决定了创世史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闪烁着本民族美学理想的光辉。

苗族先民美学理想的特点是什么呢？从《苗族古歌》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就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征服自然、掌握自然的理想和信心。在《苗族古歌》中，苗族先民富有特色的美学理想，通过对开天辟地的巨人群象的塑造得到显现。一大群性格鲜明的巨大威武雄壮的表演，使《苗族古歌》产生了特殊的艺术魅力。

《苗族古歌》塑造了众多的巨大形象，人物虽多，性格却鲜明而有个性。由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苗族人民用满腔热忱赞颂了自己祖先不朽的业绩。巨人们在开天辟地的事业中，展现着自己的性格。古歌用提问的形式，点明他们的功绩：“我们看古时，／哪个生最早？哪个算最老？／他来把天开，／他来把地造……”接着，又用轮回递进的形式，逆推出天地形成的过程和辟地撑天的巨大。其递推过程是：姜央（人类始祖）→府方→养优→火耐→剖帕→修狃→黄虎→黄虎爹和妈→扒山扒岭的、钻山潜水的→

天、地→科啼和乐啼→云、雾。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姜央、府方、火耐等人物，他们就是开天辟地功成卓著的巨人。古歌中一共出现了三十多位有血有肉的巨人，他们地位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在一些资料中，姜央、府方、火耐、剖帕和修狃还是亲兄弟（见《民间文学资料》第四集）。这些巨人都是巨人集体中平等的成员，各自依自己之所长，为开天辟地献力。他们艰苦卓绝的劳动，构成一幅向大自然搏斗的惊心动魄的绚丽画卷。

《苗族古歌》塑造如此众多的、地位平等的巨人形象，在我国各族神话及创世史诗中，是有鲜明特色的。这一特点，在与我国南方一些比较著名的创世史诗的比较中，十分显著。在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中，我们清楚看到，不论是开天辟地，还是制造人类，都是按照格滋天神的旨意完成的，碰到困难，也由天神帮助解决；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集中突出地颂扬天神厄莎创世的艰辛和伟大的牺牲精神；瑶族史诗《妹洛陀》则主要叙述妹洛陀创世的艰苦历程……这些史诗都明显有一个中心神的形象，而其他人物，则根据他（她）的旨意行动。在汉族神话中，虽有众多天神，但却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神，也不是作为集体成员为共同事业献力的。其中，除了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搏土造人及补天等神话记述了开天辟地的历程外，更多的是阶级出现后的权力争战。如“共工与颛顼争为帝”、“黄帝战蚩尤”等，在这些神话中，已把黄帝尊为高踞众神之上的至上神，成了权力的象征。

为什么《苗族古歌》独辟蹊径，塑造出这么多巨人，让他们作为集体一员，同心协力地创造宇宙万物，却没有一个

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呢？应当说，这表现了一种极为原始的审美观念。从认识发展的过程来看，原始人类思维能力比较低级。他们最初只能进行对现象的个别观察，通过幻想和想象进行形象思维；而缺乏对现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和综合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样，他们在观察各种不同自然现象的过程中，就会幻想出分别造物的多神形象。而至上神的出现，是权力崇拜的象征。可以说，巨人群分别造物的幻想，表现了比至上神崇拜更为原始的审美意识。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的苗族先民，生活条件极为险恶，为了战胜大自然的淫威，他们必须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因此，他们对依靠群体力量战胜险恶环境十分崇信（这种崇信，可以从今天苗族人民团结友爱的民族性中得到佐证）。因此，在“古歌”中，很自然地表现出这种同心协力创造宇宙的意识。这种原始的审美观念被苗族人民顽强地保留下来和反映出来，从而形成了《苗族古歌》鲜明的特色。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的自然界和社会本身”，“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在神话基础上产生的创世史诗，不仅保留了神话用幻想对自然界和社会进行艺术加工的特点，而且在漫长的完善、丰富过程中，使这些幻想更完整、生动，人物形象也更丰满。苗族先民面对着神秘的大自然，不断地进行思索：为什么天不会垮下来；为什么山会崩（火山）、地会裂（地震）；为什么烈日晒得“田水都烧干”（干旱）；为什么会有“水淹一万年，水漫一万载”……？以他们当时的一点知识，是找不到正确答案的。但他们却借

助想象和幻想的力量，解开了这些疑团。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用树枝可以把窝棚顶支撑起来。那么，天不会垮，自然也是有柱子支撑的缘故；而山崩地裂，则是嵩枝、五倍树太细软，撑不住天造成的灾难……为了战胜这些灾难，驾驭桀骜不驯的自然力，他们又幻想出一些具有回天之力的神——巨人，在他们身上寄托自己的美的理想。我们看到，在天地粘合难开的时候，一位英雄从东方来，这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位巨人——剖帕，他毫不犹豫，“举斧猛一砍，／天地两分开”；接着，“吃九条牯牛，／吞九槽粑粑，／周身是力气，／一跳九丈高”的府方，“来把天一顶，／来把地一踩”，就把天地撑开，“风才来回吹，／鸟才自由飞……”他们这种撑开天地的手段，比起“神于天，圣于地”的盘古来，气魄更加宏伟。在盘古神话中，“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太平御览》卷二引《三五历记》）。盘古只是被动地随天地生长，而剖帕、府方却能主动撑开天地，这样的想象何等惊人！这种神奇的想象，生动地体现了巨人们非凡的英雄气概。值得注意的是，在巨人群象的塑造中，史诗还塑造了巨兽修狃的形象。它不但在开天辟地时撬得山垮地陷，造出江河；还帮助榜香犁天下，最后变成山谷，又变成春牛，永远为人类服务。这里把耕牛神化的描写，实际上是对动物的一种原始崇拜。把动物尊奉为神加以崇拜，是原始宗教一种普遍现象。修狃与府方、姜央等为同母所生的说法，也反映了原始人类的生活与动植物密不可分的联系。巨大的修狃为人类服务，更反衬出巨人的英雄气概。

《苗族古歌》塑造巨人群象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

是人物性格中显露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实际上洋溢在整部《苗族古歌》之中。从史诗的形式上看，它采用了设问设答的方式来展开情节，比较活泼生动，富有情趣。例如，在叙述开天辟地过程的时候，古歌这样唱：“哪个生最早？／哪个算最老？／／府方生最早，府方算最老。／／府方生最早？／府方算最老？／／府方生得晚，／府方不算老。／／哪个生最早？／哪个算最老？……”如此不断反复，层层上推，最终推回混沌初开的时代。生动的句式，把开天辟地这样庄严的事业表现得轻松愉快，打破了沉闷感；史诗的语言幽默诙谐，问答生动机巧，也显露出一种蔑视困难的乐观态度。整部史诗，绝无惊惶恐惧的情调，就是在“天是常常垮，／地是时时崩”、“白天无太阳，／夜里无月亮，／天上灰蒙蒙，／地下黑麻麻”的险恶环境里，史诗也只用“牯牛不打架，／姑娘不出嫁……”这样富于生活情趣的、略含幽默的语言进行表述。叙述人类遭受空前灾难的“洪水滔天歌”，语言也轻快而生动，其中姜央与雷公结仇，相两、相芒兄妹结婚前与竹子、南瓜、冬瓜、野草、野刺等的对话，生活气息十分浓郁。而这种洋溢着乐观精神的审美意识，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表现得格外鲜明。巨人们在开天辟地创世纪的过程中，踊跃献力，没有丝毫犹豫、畏缩和退让，甚至把艰苦当作欢乐。宝公、雄公、且公和当公的形象，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为造福于人类，他们主动“商量运金银”，运来造金柱银柱，支天撑地。撑稳天地后，又接着铸日造月，照亮天地。运金运银的过程中，四个老公公兴致勃勃，他们“钻到深潭里”，寻找金银踪迹：“捉住老水獭”，弄清刨金银的方法，打撑天柱和铸日造月。

时，更是“他累我来接，／我累你来敲，／水也忘记喝，／饭也忘记刨，／越打越起劲，／汗珠颗颗掉。”尽管如此吃苦，劲头却是越干越足，干到得意时，甚至还高兴得情不自禁地“一跳九丈高，／拿把大锤子，／举齐杉树高，／猛地打下来”，“开点小玩笑”。在他们乐观精神的鼓舞下，“腰硬象生钢，／脚粗象碓杆”的里工、“大树连根拔，／大山也能搬”的雄天，相继承担了送日月上天的重任。因日月太烫，里工、雄天连遭失败，“头上生水井，／肩上有鱼塘，／越热他越冷，／越烫他越凉”的巨人冷王，又奋勇地“头上顶太阳，／肩上扛月亮，／腰杆拴银河，／星星袖里藏，／嗨嗨喊一声，／象箭飞天上”。巨人们“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乐观、开朗、进取的性格，通过这些神奇的想象，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种性格的塑造，根植于苗族先民在“有无限威力的”自然力面前的奋斗精神和征服自然力的坚定信心。从《苗族古歌》这种健康、乐观、美好的情趣中，我们看到了这部史诗丰富的审美内容。

在我国南方各民族众多的创世史诗中，《苗族古歌》通过巨人群开天辟地的历程所表现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观，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苗族先民探索宇宙奥秘的不懈努力，在古歌中得到充分显现。因此，苗族人民珍爱地把古歌称为古史歌，它确实是今天研究苗族历史珍贵的资料。同时，它广博的内容、生动的情节、高超的艺术和丰富的语言，向人们证实，苗族人民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因此，它又是研究苗族文学发展和探索苗族文学与汉族及其它民族文化交流的极可贵资料。

试论《苗族古歌》的美学价值

在苗族民间文学宝库中，别具一格的“古歌”，可谓一颗灿烂的明珠。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流传着许许多多产生于人类历史不同阶段的“古歌”。这类歌，其表现形式为盘问、对歌，双方轮番问答对唱。无论是在节日，还是串寨走客和农闲时节，皆可演唱，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可参加，因此，演唱的场面大，富有广泛的群众性，最为苗族人民所喜爱。

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苗族古歌》，是苗族人民最古老的一部民间长诗集。它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被人们称为宏篇巨制的神话史诗。这部古歌以工整的五言诗体，记叙了天地开辟、万物兴起和人类起源的古老故事，以及民族迁徙的重大事件。其浩繁的内容，深刻的思想，丰美的艺术形象，展示出苗族远古社会时期的广阔生活画面，表现出苗族先民的惊人才智和形象思维的艺术光华。它不仅对我们研究苗族文学、历史、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还为我们研究远古时期文学的审美意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不可忽视的美学价值。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图景的形象再现。在中外文学史上，产生于人类历史各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无有不包括广阔的现实生活的。人类童年时代的艺术结晶——远古时期的文学也不例外，它们是人类彼时现实生活的反映。一部雄伟壮观、内容丰富多彩的希腊神话，以艺术和哲理的方式，将希腊氏族社会生活最本质的面貌作了形象的描绘。古巴比伦由神用粘土塑成的第一个故事，古犹太人传说上帝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神话，古埃及相传圣神哈奴姆在陶器作坊里的辘轳上以泥土造人的故事，以及我国人类的创造者女娲“抟黄土作人”的神话等，这些各地区、各民族类似的神话故事，既说明不同地区的各个民族在上古时期物质生产条件的相近似，经历了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又说明上述类似的神话故事是对各民族在氏族社会后期——陶器发明以后的社会生活的折光反映。高尔基在《论文学》一文中曾说：“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①。人们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扩大视野，了解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从而增长丰富的生活知识，获得形象的社会历史。所以，高尔基又明确指出：“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②《苗族古歌》美学价值的一个方面，就在于这种艺术的社会认识作用。

我们今天读到的五言体的《苗族古歌》仅是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和雷公山一带苗族地区的一个选本，实为苗族远古时期文学的一部分。然而，这个选本乃是苗族神话史诗的代表作品，它的问世是苗族民间文学发掘、搜集、整理和出版中

的一大成果。我们通过《苗族古歌》的探索，对于苗族神话史诗艺术的社会认识作用，便可窥豹一斑。

《苗族古歌》一书，结集长诗十三首，它们以其产生的时代和所反映的内容自成四组：《开天辟地歌》、《枫木歌》、《洪水滔天歌》和《跋山涉水歌》。在《苗族文学史》中，把前三组古歌列为阶级尚未产生的远古社会的文学，而将《跋山涉水》视为“阶级社会以前或者阶级社会刚刚产生时期的作品”^③。由这四组长诗组成的《苗族古歌》，它所反映的生活状况、生产活动和社会形态，极其形象地描绘了苗族先民从人类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步履艰难而又威武雄壮地行进在人类社会前进的征途，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时代而跨入阶级社会，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的雄伟概貌。我们阅读作品，仿佛被“古歌”导引游历于距今长久的远古社会，从中获得形象的历史，感受到艺术的巨大认识作用。

第一组古歌是《开天辟地歌》，由《开天辟地》、《运金运银》、《打柱撑天》和《铸造日月》等四首长诗组成。它轮回问答，歌唱天地、日月和星辰的形成。我们从歌的盘问表达形式看似乎是歌者在追记其先民开天辟地的光辉业绩。因此，这组歌一开始就以追忆的语气提出问题：“我们看古时，哪个生最早？哪个算最老？他来把天开，他来把地造……”。歌者就问作答，而答中又提问，如此轮番盘问，将苗族传说中的人类祖先姜央、巨人方府等，逐个吟唱，逐个追问，一直唱到“云雾生最早，云雾算最老”这“最早”和“最老”的“云雾”，生下巨鸟“科啼”和“乐啼”，再由这两种巨鸟生出“天地”。初生的“天”是“白色泥”，初生的“地”是“黑色泥”，两者“相迭在一起”。后来，好汉“剖